

游神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以新山和潮汕地区为主的分析*

Cultural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of Deities Parade

——Reference to the case in Johor Bahru and Chao-Shan District

胡修雷 黄晓坚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871; 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所, 广东 潮州 521041)

2012 年 2 月, 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 (Johor Bahru) 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游神活动, 马来西亚首相首次亲临观赏并颁发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证书, 使得这项已有 142 年历史的民俗文化上升到国家层面的认可。柔佛古庙游神活动起源于新山华人五大帮派的神祇供奉 (即潮州人的元天上帝、福建人的洪仙大帝、客家人的感天大帝、广肇人的华光大帝和海南人的赵大元帅, 其中元天上帝为主神), 新山游神能够在东南亚各国华社中独领风骚, 离不开新山华社早年独特的“港主制度”, 更与近年来国内外民间、政府和报刊、摄影、影视媒体等大量文化精英的介入密不可分。但是, 在游神文化的原乡——中国潮汕等侨乡地区, 这一流于民间自发、延续数百年的活动, 未能获得政府的积极关注和支持, 更遑论把它作为旅游文化资源和地方名片加以打造了。

近年来, 笔者先后考察了广东潮汕、福建长乐等侨乡地区的游神活动, 2012 年 2 月又亲临马来西亚柔佛州现场观看了新山游神的热闹场景, 深刻感受到游神文化在中国和海外的异同之处。¹ 本文主要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 依据民俗学和社会学视角, 结合史料和田野调查资料, 探讨潮汕地区游神文化的由来、现状, 新山游神的特点及其对原乡游神发展的借鉴和启示, 进而对海外华人文化和侨乡文化之间的传承特点和发展规律进行初步探讨。

一、侨乡游神：传统民俗的形成与发展

游神作为一种民间信仰, 是人们在喜庆节日里, 诸如春节或诸神圣诞的这一天, 到神庙里将神像抬出来游街, 认为只有让神出来游街, 与民同乐, 神才保佑四方百姓。游神现象在中国南方地区由来已久, 版本各异, 但都离不开一个“游”字, 如妈祖游神、闽南六社游神、海南儋州客家人游神等。中国各地的游神活动一般都在农历新年前后举行。传统游神活动形式多样, 场面热闹, 具有明显的乡俗特点。

*笔者感谢安焕然博士对论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¹ 国内学者对游神的关注大多集中在各地游神活动的不同表现形式及其文化内涵, 如宋俊华等:《徐闻县前山镇元宵节游神仪式的文化考察》,《湛江师范学院报》2002 年第 2 期; 张明等:《桑植白族游神仪式的遗存及功能分析》,《怀化学院学报》2011 年第 10 期; 鹏燕霞:《论民俗节庆中的“游神”与地方身份认同——以桂林平山的“娘娘节”为个案》,《神州民俗》2011 年第 4 期; 等等。国外学者主要对当地的游神活动感兴趣, 有关游神的各类报道和研究很多, 如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和《中国报》等华文报纸近年来都有大量报道;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中文系安焕然博士发表了不少新闻报道和学术研究成果, 如:《游神是新山的活文化》,《星洲日报》2006 年 2 月 19 日;《新山人过农历新年特别长》,《东方日报》2007 年 3 月 15 日;《柔佛古庙及其游神传统的演变》,《南洋学报》第 62 卷, 2008 年 10 月;《马来西亚柔佛古庙游神的演化及其与华人社会整合的关系》,《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2 期;《神人嘉年华——马来西亚柔佛古庙游神文化的承传与再造》,载叶树姗编:《2011 妈祖国际学术研讨会——民俗、观光与文化资产论文集》,台中市政府文化局, 2011 年; 等等。其他如陈再藩、李永球等人也有不少相关介绍文章, 在此不一一列举。

（一）信奉神明各异的游神习俗

中国侨乡的游神活动，影响比较大的有：

妈祖游神。在福建湄洲和仙游、广东雷州、广西良塘和台湾的一些地方都非常盛行。妈祖，又称天妃、天后、天上圣母、娘妈等，是历代船工、海员、旅客、商人和渔民共同信奉的神祇。各地关于妈祖的传说非常多，其游神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场面游都十分隆重。游行时，妈祖戴玉佩金，非常荣耀。民间流传着不少关于妈祖显灵来惩恶扬善的传说。比如据传有一个善良的老太婆，每日到天妃神像面前焚香颂愿，诚心礼拜。天妃感其诚，赐予老太婆戒指一枚。这天，老太婆焚香完毕，刚跨出庙门，便见地上有一枚戒指。老太婆转身入庙，在天妃面前掷杯问示，是否可以拿走戒指，得圣杯。于是老太婆便高高兴兴地拿走了戒指。每当游妈祖神时，围观的人都争拥上前摸神像或者銮轿，以求得来年好运。

福州游神。游神、迎神是福州乡村正月里举行的一种习俗活动，具有道教色彩。正月里的游神是乡村“做年”（春节）的重要活动之一。游神常以村为单位，有时数村联合，用敞篷大轿抬着当地供奉的神祇塑像，如泰山神、白马王、临水奶和各村单独供奉的主神、诸主神的部属，如孩儿弟、七爷、八爷和白须等竹制的“扎骨”神像，分别由人顶着，在锣鼓和鞭炮声中结队巡游村境，百姓夹道观看、迎接，场面热烈。

闽南游神，在漳州诏安、龙海等地的乡镇和村落很流行。以诏安六社营神为例，它包括深桥镇华表、竹厝、梅园、店前、后埔、上圆山、下园、新宝等村子，旧时统称“六社”。六社的游神活动在每年正月十三到十六举行。出巡的神明是被供奉在六社共有的庙宇（俗称“大庙”）的“三通圣王”即包括大王公、二王公、三王公和陪享神注生妈等神灵。大庙位于华表村，六社游神历史悠久，清代嘉庆之前就已存在。^①龙海下宫村的游神则以“扫帚娘子军”令人注目，游神时她们身着裙子，腰扎红彩带，手持扫帚左右摆动。据村里的老人介绍，扫帚即可以清除灰尘，也可以将人间邪恶的东西清除干净，要参加“娘子军”是有条件的，即必须结过婚，但年龄不限。这支“扫帚娘子军”要走在游神队伍的前头，为众神明开路，穿街过巷，虽然动作不是很整齐，但显示着自古以来人民群众就很爱护环境，清洁卫生。现在，下宫村的扫帚在市场上的销路非常好，下宫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扫帚村”。^②

海南儋州客家人的元宵节游神活动。儋州的客家人主要集聚在那大镇的富豪村、南丰镇和洛基镇的塘坡村、牛路窝村、江头村、力乍村等地，每逢元宵节都会有游神活动，而且当地村民把这当成一个特大节日来庆祝。游神时，分两个人或者四个人抬着一个神位（诸位神仙有华光大帝、娜咤、车大元帅、洗夫人、铁塔元帅、天篷元帅等神仙绑好放在轿子上），有当地的神公（神棍），念请神咒，用鸡血滴如盛有酒的碗中喷洒神仙，说这是壮行酒。在神仙出门的时候，好多人都站在挂着一条红布做成的横幅旁边（据说这样就可以削灾得福）。村民抬着神位坐的轿子走村串户，每到一户人家，哪户人家就摆放好祭品参拜（嫁出的女儿也要回来参拜，以乞求婆家平安）。有的时候会发现某个村里的人会突然颤抖起来，双眼无神跑过来抱住神仙，他是被神仙入身了，客家话就叫“杠到了”这也是游神的高潮（此时的锣鼓声更激烈振奋）。被入身的人似乎整个人都神化了，只见神公把早就准备好的一条长约20厘米的银针先粘上放有柚子叶的酒中沾洗，然后从嘴角刺穿（有的还把一把点着的香火用嘴巴咬），然后爬神位上去，站在轿子上，一只手拿大刀挥摆，一只手撑着腰，好象将军出关上战场的架势。再由村里小伙子抬着走，小孩子要扛军旗，此时也有大鼓、磅、喇叭等乐器伴随。走完村子后，把被神仙入身的人放下，由他自己拔掉串过嘴巴的银针，只见他起来喝了一些柚子叶泡的酒后整个人就清醒了，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晚上，村子还要放天灯，上面挂有一个红布，如果谁抢到就是村中最受神仙保护的人，以后的一年里就会家人出入平安，人丁兴旺，生意兴隆。^③

除了传统侨乡的游神活动，在湖南桑植、江西宁都等地也有一些独具特色的游神活动。大陆地区的这些游神活动有着各式各样的起源传说，信奉神灵各具特色，信众群体规模和范围大小不一，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它们大多起源于民间自发，蕴涵了朴素的民间信仰与追求，是构成中国传统民俗的重要内容。这其中，潮汕地区的游神活动最具代表性。

（二）潮汕地区的游神习俗

潮汕游神在中国游神活动中历史悠久、影响较大，其最初起源难以考证，明代潮州戏《荔镜记》曾有描述潮州人游神赛会的情景。至清代，“迎神赛会，一年且居其半，

梨园婆娑，无日无之，放灯结彩，火树银花，举国喧阗，昼夜无间也。”^④一些地方史志还把它作为社会习俗记载下来，《澄海县志》云：“十一日夜起，各神庙街张灯、仕女游，放花爆，打秋千，歌声达旦。”“银花火树，舞榭歌台，鱼龙曼衍之观，蹋鞠秋千之技，靡不毕具，而人乐从，通宵聚观，至晓方散。”^⑤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变迁，现在潮汕地区的游神活动依旧兴盛，辖区内各乡镇也有自己的游神习俗，其中，不少所谓的神明其实就是当地百姓的祖先。比如潮安县凤凰镇的下埔村，其祖先就是著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文天祥的孙子创祖下埔村后，开枝散叶，至清代又出了一位功臣，叫文殿佐。文殿佐平定山贼有功，在他死后，因为没有官职，但他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就封他在一个庙里为神。这样，祖先变成了神，拜神和祭祖也就成了密不可分的一件事情。后来，凡是文氏的后裔，每年的二月初二都要纪念殿祖公，所以叫作二月戏。除了演化于对祖先的崇拜，各朝各代的忠烈先贤，也常常化身乡村的神明。如潮安县凤塘镇鹤陇村村民信奉的“感天大帝”，其实是战国时期的晋国忠臣介子推。“潮州人重鬼神，因此不论城乡，各种庙宇、老爷生特别多。每一个村都有村庙，村民有定期的祭祀活动……岁时节庆都伴有村民的各类祭祀活动。”^⑥因而，“营大老爷”是由潮汕乡间的祭祀发展而来，随着历史的演进，在村落的整合与扩展过程中，产生了社祭和庙祀的整合，即在一个村落中，由某一座神庙承担起社坛的功能，这座神庙所供奉的神明也就成为这个地区的社神，潮汕人将它称为“大老爷”。在这种祖先崇拜演变至神明崇拜的过程中，透露出一种教化民心、弃恶扬善的朴素的民间道德信仰。

潮汕地区的神明共有多少？至今尚未有全面的调查和统计，只能从已有的庙堂和供奉的主神的统计数字来了解一二。据不完全统计，潮汕地区共有467座庙宇（不包含佛寺、道观和善堂），庙堂供奉的主神共有74位，其中供奉较多的神明有土地、三山国王、天后（妈祖）、关公、双忠公、风雨圣者、龙尾爷、花公花妈等。^⑦虽然这些神明不一定都被请去参加游神活动，但潮汕地区信奉的神明众多，被请去参加游神活动的神明数量自然也不会少。

在乡镇游神活动中，潮州卧石乡的游“三山国王”的声势比较大。三山国王是潮汕地区常见的神祇。每年的正月初九，乡民便将庙中的“大王爷”等六尊木雕偶像抬出来，初十全乡家家户户摆牲祭祀，焚香烧元宝。到了十一日，便将神像送回庙中。送回神像时，有的人将神像夹在腋下，有的人将其扛在肩上，还要故意让神像相碰撞。游行结束时，将神像集中在空旷的地方，抱着神像狠狠一摔，这叫“舂老爷”。有的地方，甚至用草绳子套住偶像的脖子在地上“五马分尸”。这种方式，潮州俗语叫做：“卧石老爷(神)愈食愈惊”。据说是能够把神像弄得越破越烂，则来年的运气越兴旺。只要游神后把神像修补完整就行了。另外，位于潮州南北郊的意溪、枫溪两地的游神规模都有比较大的影响。

在潮州一带，游神活动最隆重的莫过于游“安济圣王”。明初，潮州人谢少苍任永昌府官。有一次，当地发生旱灾，他开仓济民，不料触怒朝廷，被处酷刑。行刑时，梦见一神明暗中庇护，谢少苍觉得这位神明同王伉庙里的塑像一模一样。为了感恩，便将他们带回潮州。适逢韩江水急，便将神像供置于“青龙古庙”，洪水果然解除。后人感恩，称之为“安济圣王”。游“安济圣王”时，先掷杯茭选择吉日，日期一般在元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仪式也比较讲究。首先是“洗安路”。“洗安路”的队伍前头是马头锣，后面是“肃静”、“回避”仪仗，沿着未来要出游的路线行进，敲锣宣布出游日期。洗安路的目的在于扫清路障，驱除妖邪，同时也提前通知各家各户，各家各户闻知后，便纷纷大扫除，准备五牲，蒸做甜饅、红饅桃、发饅、元宝、鞭炮。经过紧张准备，到了游神这一天，便到青龙庙门前鸣放礼炮。鸣放礼炮后，将安济王爷及“大夫人”、“二夫人”的神像请进銮轿，然后举行“拜起马”仪式。仪式完成后，由几名大汉抬神轿游行。游行队伍最前面是马头锣、一卜六对绫罗绸缎描金绣银的五彩大标、安路牌“肃静”“回避”和八宝法器；接着由一长者着长衫马褂双手捧着小香案，再接着是二十四对锡香炉；后面才是“安济圣王”的第一乘轿，“大夫人”“二

夫人”的第二、三乘轿。然后便是十三班潮州大锣鼓。每班有三或六面彩标，一面大鼓、八面锣、两双钹、亢锣、月锣、小钹、钦仔、深波、苏锣、大小唢呐、二十八节大笛、扬琴、古筝、木琴、云锣、大宛、大提胡等等。神轿经过路段，各家各户都在门口设祭。^⑧

（三）潮汕游神的现状和特点

久闻潮汕地区“游神赛会”盛名，2001年，笔者曾跟随当地一位朋友到澄海冠山乡看“赛大猪”，现场领略游神盛况。据乡亲介绍，所谓“赛大猪”就是比比谁家养的猪长得最肥最膘壮。这项活动一般由乡里的各个姓氏轮流主持，每年轮两个姓氏。轮到的姓氏，族内的长者都会组织人员把祠堂重新装扮一翻，以迎接大赛的到来。据说，当时官方对这类活动是很不支持的。但见几百头宰杀在案架上的大猪列阵摆放在祠堂前，其恢弘气势绝对不亚于兵马俑，顿时感觉到心灵的无比震撼与莫名激动。那年头，一些海外的华人还特地汇钱给家乡的亲属，让其代养大猪呢！

潮汕地区的游神活动为普通民众所热衷，有些带有封建迷信色彩。如潮安县凤塘镇鹤陇村的游神，虽然伴有热闹异常的猜谜和潮剧、木偶戏的表演，但却以狮糖、赌博和艳舞而远近闻名。澄海盐鸿镇盐灶村的游神，也以“拖老爷”的精彩暴力争夺而著称。民间传说，老爷欠拖，把他摔在地上使劲拖就能发财。村民逐利，本无可厚非，只是苦了担责的人——据说，当年镇领导很快就被革职了。无独有偶，在潮州城里，也有官员受到游神的连累而下台的。感情是老爷只佑民不护官？

潮州城里的青龙庙会及游神的规模和影响，民国以前一直位列潮州之冠。这几年庙宇复建后，香火鼎盛，连前广东省长卢瑞华都题联相赠并亲临参观，庙宇方面也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名号试图扩大庙会及游神规模，无奈总是受到来自相关主管部门的限制，难以施展。¹

潮汕地区游神活动中最常见的神明是“大老爷”，它是管一个乡村或者若干个村庄的土地公的上级，大老爷可以由不同神格的神明来担任。村落里大老爷的主要功能，是村落和超村落地域的整合，这种功能是通过“营大老爷”这种普遍流行于潮汕地区的风俗来表达和显示的。^⑨“营”为潮州方言用词，有“回绕”和“畛域”的意思，也就是土地祭祀过程中“巡土安境”的仪式。潮汕“营大老爷”具有净土驱邪、保境平安、祈求丰登的民俗意义。因此，作为一种传统民间信仰和习俗，不可否认游神活动中存在着一些迷信因素，但是游神活动也具有一种强大的社区整合、治理与文化功能，游神赛会加强了潮汕区域文化对村落社区的凝聚力与控制力，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认同机制；游神活动同其他地方过年过节祈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各种活动有着同样的意义，同时穿插于游神仪式中的文娱节目，也有利于传承地方社会文化和丰富乡民的文化生活。

现在，潮汕侨乡的游神赛会，早已从半公开的“非法”封建迷信活动转为堂而皇之的民俗文化汇演。遗憾的是，尽管春节正月期间潮汕各地村镇举办的此类活动比比皆是，却都流于民间自发、低俗杂乱的形式，未能获得政府的积极关注和支持、更遑论把它作为旅游文化资源和地方名片加以打造了。

二、新山游神：历史与现状

中国侨乡的游神习俗，随着早年出国的人们漂洋过海，在东南亚等地逐步扎根、壮大，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住在地特点的游神活动。至今，在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家都有许多华侨华人组织的游神活动^⑩，这些游神活动大都起源于侨乡地区的民俗传统，一般由住在地的人文社团组织管理。近年来，随着一些国家族群关系的改善和当地政府发展旅游事业等方面的需要，海外游神活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新山古庙游神就是其典型代表。

¹ 由于潮汕地区宗族和村庙众多，游神活动被视为封建残余长期得不到官方的认可，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出台文件明确禁止开展游神活动，这种对民间信仰理解的偏差大大压抑了游神活动的发展。参见王文科：《潮汕游神民俗的认同与思想解放的拓展》，《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一）历史上的新山游神

新山为马来西亚柔佛州首府，位于马来半岛南端，昔有“小汕头”之称。自19世纪以来，柔佛王国推行港主制度，招引大量华人移民前来此地拓垦，广泛种植甘蜜和胡椒。这批开发柔佛的先驱和港主多为潮籍人士，因而奠定了新山潮州人之基业。

新山毗邻新加坡，1855年开埠后实行“港主制度”。陈厝港港主陈开顺从新加坡招徕大量潮州同乡前去种植甘蜜，也把源自新加坡的会党组织“义兴公司”带进了柔佛州。当时，许多著名港主如陈旭年、林亚相、林进和等都是潮州人，他们都有“义兴公司”的背景。大约在1870年，义兴公司首领陈旭年港主便发起建立了柔佛古庙，成为新山华侨的主要活动场所。这座潮式庙宇设计典雅，建筑及雕塑艺术高超，体现了当年五帮华侨用于拓荒、团结一致的宝贵精神。柔佛古庙内供奉的主神共有五尊：元天上帝、感天大帝、洪仙大帝、华光大帝和赵大元帅。座于正殿正中的元天上帝，脚踏龟蛇，实是玄天上帝的型，当地潮帮人士都俗称该神为“大老爷”。

柔佛古庙位于新山市中心，该庙现存具有纪年的最早一件文物，是“同治庚午”（1870年）由“中国潮州众治子敬立”的“总握天枢”牌匾，说明柔佛古庙迄今至少已有140余年的历史。柔佛古庙内还悬挂有其他四面年份较早的牌匾，分别是福建省众弟子同立的“北极增辉”（1873年）、广肇府信士众敬送的“同沾帝德”（1873年）、客社众信敬奉的“极德咸沾”（1874年）、琼州府众仝敬的“万古威名”（1882年）。

柔佛古庙每年的最大盛事，是农历正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柔佛古庙所供奉的五尊主神金身便会在华人潮州帮、福建帮、客家帮、广肇帮和海南帮等“五帮”善信的簇拥下，众神出游。一连三天的游神活动，是新山华人社会每年一度的盛事。史称届时，“全柔各港之港主，须各领航船一艘，灯笼一对，前赴新山参加神游。”伴随潮音“兴啊！”、“发啊！”的阵阵呐喊而来的，还有热闹的戏剧演出和锣鼓队、舞龙队等，盛极一时。

这项活动至今已有142年的历史传统，其间除了1942年因马来亚沦陷、华侨惨遭杀戮而停办外，从未间断。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三点：一是早年华侨远离家乡在异国谋生，内心渴求神灵庇护，于是将家乡的“老爷”（神明）恭请到侨居地立庙供奉起来，希望获得保佑。但是又担心神明在庙中呆久了不开心，每年正月春节或者其他节日，还要把它们请上街头看戏、巡游，接受万众的顶礼膜拜。二是新山地区潮汕移民众多，游神活动具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他们相信游神仪式能保佑本民族兴盛以及国泰民安；加上当地热心侨领的推动，游神习俗在庙宇、经费等方面得到了一定的物质保障。三是新山游神活动具有相当的包容性，柔佛古庙不仅是潮州社群崇奉的庙宇，而且容纳了福建、广肇、客家和海南所谓“华社五帮”人士的膜拜，这表明包容性是新山游神得以延续百余年历史的重要因素。

（二）新山游神的新发展

2012年2月10—14日，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举办一年一度的游神活动。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游神活动创下了多项纪录：一是马来西亚首相首次亲临观赏并颁发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证书；二是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四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即马来西亚的古庙游神、廿四节令鼓、高桩舞狮及中国的英歌舞）同台亮相；三是世界各国媒体前往采访数量空前；四是游神阵容最大（夜游从晚上持续到凌晨，118支舞龙队伍参与游神活动）；五是参与人数最多（逾30万人），可谓盛况空前。

遵照传统惯例，古庙五尊神明金身在五帮善信簇拥下，众神出游。一连三天的游神活动，成为新山华人社会的一大盛事。随着近年来游神活动愈来愈热闹，尤其是年轻人的参与更是逐年增加。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五尊神的象征意义及神源来历，也可能不清楚游神即源自潮汕文化的“营大老爷”，但是长长的人龙、热闹的气氛，或许古庙游神的魅力已不再只是通常理解的“俗愿”，它已经构成新山华人社会的一项“活文化”了。

游神现场，数十万善信和观众参与游行，狂热的游神队伍把行经路线挤得水泄不通，马路边挤满了男女老少，大家争先恐后，其中有祈求平安的善信，有凑热闹的年轻人，还有好奇围观的游客等。游神队伍庄严有序，有群龙跃舞表演，有花童、神仙、财神爷，有虔诚的持香者，等等。人群热情沸腾，亢奋的“兴啊、兴啊”呐喊声、呼声震撼，善信们使劲地摇晃起神轿，祈求地方平安与兴旺，整个城市都沸腾了，沉浸在无限的兴奋与喜悦当中。

新山的柔佛古庙游神活动历史悠久，近年来更是以文化盛宴而享誉海内外。不过，百闻不如一见，能够亲临现场感受那狮队、龙阵、神座与香客的灼热人潮，抛开斯文的矜持扯开嗓门用潮音大声喊出“兴啊!”、“发啊!”，那种尽情发泄后的满足感，自然是局外人所难以想象的。尤其令人感动的，是马华社团领袖和文化精英着力打造族群文化品牌、掌握文化话语权的不懈努力及良苦用心。在多元民族社会里，不同民族的文明形态乃至政治诉求需要通过对话方能达致相互理解，从而促进民族间的和谐。而节庆表演这一文化形式，也许就是完成这一使命的最佳途径。柔佛古庙游神“入遗”和首相的莅临参与，成为继廿四节令鼓、高桩舞狮申遗后新马华社的又一大喜事，“象征着中华文化已经获得政府认可”¹¹，这是新马华社各方种种努力获致的正果，实属不易!

从历史上看，海外华人漂洋过海、散居各地，在异国他乡谋求生存是头等大事，很难再有精力和时间顾及传统文化和习俗的传播，华人只能依靠个人或者家庭在小范围内维系中国的传统习俗和信仰。而新山华社一百余年延绵不绝的游神传统，不同乡籍、方言背景的华人都能走到一起，体现出新山五帮乡群和谐共生、团结互助的精神风貌，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由此，笔者不能不对柔佛新山传统的义兴公司乃至当今华人公会的领导力及其成功的运作机制，表示由衷的敬佩与折服。

另外，游神活动中新山华社以其精湛的民俗艺术功底，向世人展现了美轮美奂的中华文化。无论是各具特色的祥龙瑞狮，还是数不胜数的巡游花车，其用料之精良、做工之考究、表演之出色，均不让于原籍。也许，这就是源自华南侨乡精致文化的真传。由是观之，海外华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实居功阙伟!

狂欢过后静下心来，笔者不免有几许感悟：柔佛古庙游神，让我们看到了民俗文化在华人族群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民俗文化在增进华人文化凝聚力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而文化凝聚力对于华人族群的生存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游神品牌：文化提升与社会合力打造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新山只有 30 多万人口，是个典型的“过境”城市。此后，因怡宝等地锡矿业衰败，大量民众南下新山定居，新山人口很快突破百万大关，成为马来西亚第二大城市。随着华人新移民的大量到来，传统的新山古庙游神活动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柔佛古庙不仅是民间宗教信仰的场所，同时更被视为是一个维护华人传统文化的象征，建构华人历史集体记忆的最显著地标。”¹²2012 年的新山游神有数十万人参加充分证明了这项活动的魅力所在。

今天，在闽粤侨乡等地的村镇，由民众自发组织的“营老爷”游神活动仍然相当普遍；在东南亚各国华社，游神活动亦不鲜见。只不过，它们的规模都较小，影响也不大。作为游神活动原乡的中国各侨乡，游神活动虽然延续了几百年，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品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¹新山游神如此大规模的华人民俗文化活动，其内在动因及深远影响值得我们关注和探究。

首先是本土大量文化精英的积极介入。大约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即有来自马来西亚本国及新加坡、台湾等地的学者应邀前往新山，对柔佛历史、柔佛古庙和游神活动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唤起了人们对保护、延续华人历史文化传统的强烈意识。在此基础上，文化精英们刻意在游神活动中植入表演文化，并借机表达华人族群的政治诉求，把它打造成成了一个展示华人精神风貌的大舞台，从而受到来自马来西亚国内外民间、政府和报刊、摄影、影视媒体等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瞩目，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华人文化精英们没有白费功夫：他们吸引了国际的目光，掌握了文化的话语权。2009 年，他们进而着手“申遗”，只用了短短三

¹中国内地潮汕电视台在 2011 年先后播出八辑《新山游神启示录》系列片，系统探讨新山游神活动，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年的时间就收获正果，获颁马来西亚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证书。¹下一步，他们还将启动申请“世遗”的程序。

其次是中国侨乡民俗文化的引进和交流。1998 年，新山游神活动的策划者之一陈再藩回祖籍地广东省潮安县“寻根”，将一段短短七八分钟的游神录像视频带到了潮汕地区，渴望与原乡游神文化进行交流，引起了潮州电视台的浓厚兴趣。此后，该台多次赴新山拍摄报道柔佛古庙游神活动，还引入了马来西亚华人独创的“廿四节令鼓”，成为中马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尤其是 2011 年，当汕头市主要领导访问新山时，在陈旭年街的华族历史文物馆了解到当地的游神文化，深受感动，当即决定于翌年派出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潮阳英歌舞参与其盛，随后还缔结友好城市关系，委实给今年 30 万人狂欢的新山游神嘉年华添了一把火。

再次是马来西亚相对宽松的族群政策与和睦的族群关系，为华社坚持传统习俗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古庙众神出游不仅是一项宗教活动，也是一项富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有赖于政府给予各民族文化自由发展。古庙众神出游已被列入柔州旅游年历项目之一。”¹³大马华人在多元种族的环境下，执着地维护文化遗产，不断发展和创造出一套具有本地特色的新山华人文化，古庙游神活动展现了新山华人社会的凝聚力以及中华文化的适应和再生能力。另一方面，以新山古庙游神活动为代表的海外华人游神，已为住在地社会所普遍接受和认同，政府也认为这种活动既是民俗祭神，也是健康有益的社群联谊交流的社会活动方式，是增进华社和当地族群交流感情、增进团结的一项重要活动。

四、几点启示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传统的民间社会文化正以各种习俗形式顽强地传承下来，成为普通民众信仰的主要表达与实现方式。如今侨乡的各种游神活动，依然残存着相当的迷信色彩，但在乡村民间，更多时候还是表现为一种节庆式的狂欢，承担着传承民间传统文化和习俗的功能，比如风塘镇陇村村民出动大锣鼓，锣鼓队里面有化妆游行，有布马，有穿古装的，这些标也有刻字、割字、雕字、绣金，没有这个机会，就没办法全面地展示这些工艺，游神活动为传统民间工艺提供了展示的舞台，也是一次文化传承的大展示。游神作为一种分散的、具有乡俗特色的民间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如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成为研究过程中应该解决的问题。

由于受地理疆界和政治因素等影响，历史上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和精英文化并没有在东南亚真正扎下根来，东南亚华人社会中流传最广的是各式各样的民俗文化，新山游神正是这种文化的佼佼者。游神作为庙会文化的一种活动形式，其文化意蕴，不仅表现在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上，亦显现于其社会性，游神与区域华人社会的互动关系，有其本土化的轨迹及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情境。¹⁴实际上，原乡情节是民俗文化在异国他乡生根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早期华人移民文化程度低，他们在海外立足的同时，往往将乡土信仰和民俗文化带了过去，并与其后输入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并行不悖、相互渗透的二元结构体系。可以说，以新山柔佛古庙游神为代表的海外华人文化现象，正充分反映出了海外华侨华人文化的这一特点及其在构建当代华人族群文化中的重要价值。

随着中国的日益复兴，海外华侨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大为增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予以高度评价，并付诸其构建族群文化的行动之中。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复兴、社会上对华文教育、中华文化的大力推介，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文化活动，形成了侨乡与华社、政府与侨团等海内外多渠道、多层面的文化交流互动局面。然而，囿于对华人传统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活动的偏见，各方力量在相关问题上仍有博弈的空间，在此背景下，开展学术研究、加强新闻舆论宣传等方法不失为一种积极稳妥的尝试，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¹ 在学术交流中，南方大学安焕然博士认为，新山游神的成功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从最初单纯的游神活动发展到后来的“嘉年华”商业包装，新山游神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出一条成功之道。

当前，以闽南、潮汕、客家、海南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侨乡，由于第一代新移民的断层，其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联系特点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侨乡民俗文化与海外华人文化的双向互动，越来越成为维系海外华人与中国关系、推进中国与住在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手段。学界应当加强观察和研究活跃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中的民俗文化现象，深化传统民俗文化对于强化华人文化凝聚力作用的认识，为海外华社和侨乡文化研究提供扎实有力的理论支撑。

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原乡的民俗文化遗产在分享了古庙游神的成功经验后，其潜在价值将为人们所认知，其蕴含能量终将被进一步激活；中国原乡与马来西亚华社的文化互动和交流，将揭开崭新的一页。

[注释]

- ^① 叶锦花：《闽南六社游神庆元宵》，《神州民俗》2012年第1期。
- ^② 李国松等：《龙海下宫村游神，200名“扫帚娘子军”开路》，《闽南日报》2012年2月3日。
- ^③ 参见《儋州客家人的元宵节庆祝活动——游神》，转引自
<http://www.kjwhsky.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698&page=1>。
- ^④ 蓝鼎元：《潮州风俗考》，《论潮文集》，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年，第86页。
- ^⑤ 周硕勋：《潮州府志》第十二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136页。
- ^⑥ 周大鸣：《凤凰村的变迁》第一章第二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 ^⑦ 林俊聪：《潮汕庙堂》，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 ^⑧ 王伟深等编：《潮汕民俗漫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 ^⑨ 黄庭：《潮商文化》，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年，第273页。
- ^⑩ 参见：《北大年林姑娘游神盛会登场》，[泰国]《世界日报》2010年3月1日；《普吉儿童游神 数千游客惊奇》，[泰国]《世界日报》2008年10月6日；《柬埔寨：元宵游神，金龙天护佑》，[柬埔寨]《星洲日报》2012年2月7日；《印尼爪哇最古老妈祖庙举办大游神，历届之最》，[印尼]《星洲日报》2012年4月26日；等等。
- ¹¹ [马]《星洲日报》2012年2月15日。
- ¹² 安焕然：《神人嘉年华——马来西亚柔佛古庙游神文化的承传与再造》，载叶树姗编：《2011妈祖国际学术研讨会——民俗、观光与文化资产论文集》，台中市政府文化局，2011年，第19~40页。
- ¹³ [马]《星洲日报》2012年2月15日。
- ¹⁴ 安焕然：《古庙游神的演变》，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71bc05010111u2.html。